

景明刻本
兩京遺編

十七

皇朝詩林

十

徐幹中論卷之下

考偽第十一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憊

憊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
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
內閔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
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
竭故內閔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
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邁之者不能攻也昔楊
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
王之道譟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
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

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
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
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
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
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
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
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
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
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

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
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
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
去也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
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
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乎外然其智
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
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
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

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轂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知者雖語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

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
不離本趣末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驚不已
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
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
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
齊豹殺之以為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
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
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
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

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
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
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
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
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
禮其善忘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已名
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
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為少然而不盜不

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
夫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
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
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
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
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
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
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
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女

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
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
君子之於道也必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
行之也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
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恠哉名者所以
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
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
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
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為而自成者也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偽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為善不知偽善者為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為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

道則不聞為聞不顯為顯故禮稱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
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
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謹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遊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
遊者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

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
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
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
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滯心舍力作為非
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
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
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
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

入監九御潔奉帚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
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
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
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
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令於
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
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遊
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

王之教官旣不以交遊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遊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遊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覲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遊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

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遊者不
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遊者非謂長沐
兩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聞則奉
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
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
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
亦然則何為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
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
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